

川剧身段程式与音乐剧舞蹈的融合

——以《金沙》《青城》为例

陈 煜

[摘 要] 川剧身段程式作为中国传统戏曲艺术的活化石，构建了一套技术性与艺术性相交融、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相统一的表演体系。矮子功、褶子功、水袖功、变脸等川剧程式化的动作集群蕴含独特的东方美学精髓与舞台叙事逻辑，与亟须本土化语言表达、增强文化认同的综合性艺术形式——音乐剧形成互补。川剧身段程式既是川剧表演的“语法”，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的载体，其在当代音乐剧语境中的转化，不仅是技术的移植，更是东方美学在当代舞台艺术中的转译。以音乐剧《金沙》《青城》为典型案例，通过剖析川剧身段程式的程式符号、虚实结合、方言与动作关联三大核心特征，将其文化基因与音乐剧的叙事需求相结合，可以促进川剧身段程式在两部音乐剧编创中的应用和对川剧身段程式美学的内在把控。川剧身段程式在音乐剧中的应用，需要实现美学原真性与现代性之间的平衡，并通过符号化或情景化叙事消解川剧程式的陌生感。川剧身段程式不仅以灵动的艺术符号赋予传统形象鲜活的生命力，更以独特的“川式符号”激活了角色的内在魅力与丰富内涵。将程式与叙事体系广泛应用到音乐剧编创之中，不仅实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多元艺术要素的深度融合，更为中国音乐剧的多元化发展创造了无限可能。

[关 键 词] 川剧身段程式；音乐剧；舞蹈编创；形象塑造；《金沙》；《青城》

中图分类号：J812.4;J72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5736(2026)02-0020-08

DOI:10.20093/j.cnki.CN21-1080/J.2026.02.03

在戏曲美学角度下，程式是一套以形写神的写意性语法系统，具有约定俗成、高度凝练的特点，身段则是舞蹈符号学中的叙事性符号文本，发挥着跨界转译的中介功能。在大多数音乐剧本土化相关研究中，研究路径多从剧本、音乐、舞台美术等角度切入，主要探讨西方音乐剧与中国文化语境的适配性路径。在戏曲元素与音乐剧相融合的研究成果中，也多集中于音乐剧与京剧、昆曲的融合，鲜有以川剧身段为核心对象展开符号学与叙事学深度探析的研究成果。即便围绕《尘埃落定》《红梅记》等音乐剧剧目的研究，也

大多是从舞台呈现角度、导演手法、市场接受等角度展开，缺乏身段程式和学理层面的叙述功能阐释与建构。川剧作为中国戏曲的地方剧种之一，集中体现了中国戏曲以“唱、念、做、打”呈现“以歌舞演故事”的艺术特征，并具有悠久丰厚的艺术传统^[1]。川剧身段程式在《金沙》《青城》等音乐剧的编创中，作为跨界转译的中介，凭借戏曲程式在音乐剧本土化中的符号转译与叙事赋能，凸显了东方美学与叙事逻辑，增强了音乐剧的本土化舞蹈语言气质，加深了观众对音乐剧的文化认同感、审美体验感，实现了戏曲与音乐剧的跨

作者简介：陈煜，沈阳音乐学院戏剧影视学院讲师。

基金项目：辽宁省百千万人才工程资助项目“东北地区音乐剧表演人才培养与课程体系建设的研

艺术融合，同时也打开了地方戏曲现代化、音乐剧本土化等可复制的身体语言创作新思路。

一、川剧身段程式的文化基因与音乐剧的叙事需求

（一）川剧身段程式的核心特征

川剧身段程式是中国传统戏曲的“活化石”，是演员在表演中综合运用手法、眼法、身法、步法的规范化动作组合，是川剧“四功五法”中“唱念做打”、手眼身法步的核心组成部分。其主要源自演员对生活动作的提炼与艺术化加工，既包含对人物性格、情感的具象化表达，也具有舞台叙事功能，同时与音乐剧的综合艺术表现形式相契合，旨在传达叙事信息与审美意义。作为巴蜀地区传统文化的代表，川剧身段程式中的形体表演体系是其特色符号。川剧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非常显著的艺术文化特征，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的主流，川剧身段程式的继承与创新既关乎传统戏剧的再生，又关乎中国文化艺术多元化发展的水平和高度。川剧身段程式在跨艺术形式的融合应用中，应既通过实践反复锤炼其文化底蕴，又在与现代多元文化的互动中实现持续创新与发展。川剧身段程式的文化基因与音乐剧的叙事需求既相互契合，又相互补充，两者的相互交融达到了音乐剧本土化的发展要求，满足了音乐剧叙事表达的需求，提升了观众的审美水平和认知高度。川剧身段程式凭借其显著的表达特征与高效叙事能力，在程式化舞蹈语言体系下，既能精准推进剧情发展，又能在关键叙事节点传递恰当情感，这一独特的艺术表现力正是其被其他舞蹈艺术广泛借鉴的核心优势。在川剧身段程式的文化基因中，程式符号、虚实结合及方言与动作关联等具有明显的核心特征，对音乐剧的叙事、戏剧表达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作用。

川剧身段程式的第一大特征是程式符号。程式符号在音乐剧艺术形象塑造上具有明显的功能特征，其主要是通过设计艺术形象的舞蹈动作，

将艺术形象的情绪表达、人物性格特征等内在特征与外在特征予以形象的强化或风格的凸显。川剧身段程式通过情节张力的强化与艺术形象的夸张塑造，使角色特征更加鲜明突出，其以戏剧性叙事为依托的程式化表达手法，有效提升了人物形象的艺术感染力。如川剧身段程式化技巧翎子功，在音乐剧艺术形象塑造效果上，演员呈现了飘逸洒脱的外在形象和内在气质，让观众在欣赏音乐剧时产生直观感受，在思想上快速形成对艺术形象的初步认知，为进一步叙述故事和塑造形象进行基础性铺垫。川剧程式化技巧翎子功对演员的身段功底要求严苛，是检验表演者基本功的重要标尺，其独特的肢体语言体系在各类舞蹈作品中被广泛借鉴。表演者只有通过扎实的身段训练，才能精准呈现其艺术特质与表现张力。川剧身段程式中的规范化动作髯口功，能够通过髯口的抖动传递，将艺术形象的威严或悲怆的情绪直观传递给观众。随着剧情的发展，髯口功还可以为观众与艺术形象之间的移情与共情营造初步感知效果。髯口功往往应用在艺术形象情绪起伏较大的情况下，其能够将戏剧冲突、情绪起伏的特点进行强化，在吸引观众的同时，引导观众产生共情，在无形中提升观众的体验感和审美能力。因此，髯口功在现代各类舞蹈艺术作品中被广泛应用。规范化、模式化的川剧身段程式在音乐剧中的应用是具有标签性的，尤其是在有一定戏剧审美基础的观众群体中，其更能够在艺术表演过程中快速引起观众情感上的共鸣。川剧身段程式是强化观众对音乐剧艺术形象审美认知的最直接的艺术符号，因其特有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特征，可以发挥其他类别艺术符号不能替代的作用。因此，其在音乐剧中的应用也是不断被继承和传播的。川剧身段程式与音乐剧的融合，可以说是艺术融合与发展的双赢结果。“唯有实现视觉和听觉的相得益彰，方能逐步完善并确立属于川剧自身的听觉符号系统。”^[2]

川剧身段程式的第二大特征是虚实结合。虚实结合主要通过演员虚拟性的舞蹈动作将现实空

间进行浓缩,使现实空间的原型能完整呈现在舞台之上,与音乐剧的写实性叙事形成了互补,尤其在音乐剧的艺术表达方面进行了补充和丰富。川剧的虚拟性动作主要包括以实物代虚的道具使用(如马鞭、船桨等),具体的程式化动作(如趟马、划船等),时空转化的身段(如走圆场等),特殊技巧(如常见的水袖、变脸等)。比较常见的虚拟性动作“以马步代步”在很多音乐剧中都被高频率地应用,舞蹈演员以马步代替走步,缩小了舞台空间,避免了音乐剧故事叙事的冗长。“马鞭代马”的应用场景也比较常见,舞蹈演员通过挥动马鞭模拟骑马动作,刻画人物骑马飞奔的画面。又如在“以桨代船”中,船桨的使用描绘了划船的景象,舞台上虽没有船,但舞蹈演员手执船桨做出划船的动作,结合舞台背景中的池塘或湖水的画面,就将剧情背景进行了展现,为推进剧情营造了贴近现实的自然环境,使剧情更符合生活实际、贴近观众生活。川剧身段程式的虚实相生美学范式构建了舞蹈艺术创作的核心方法论体系。该程式通过符号化肢体语言与意象化空间叙事的双重维度,在无道具介入的表演语境中实现了戏剧张力的极致化呈现。其独特的虚实转换机制,既能解构现实时空的物理边界,又能通过动态意象的叠加重组,赋予作品超越性的叙事空间,从而在观众心理层面形成审美的延展性。这种虚实互文的创作范式,不仅强化了戏剧主题的哲学深度,更通过观众与演员的互动机制激发了观众的批判性思维,最终使艺术表达从感官体验升华为价值思辨,印证了传统戏曲美学对现代音乐剧艺术创作的根本性启示。

川剧身段程式的第三大特征是方言与动作关联。通过将四川方言的节奏感与川剧身段的顿挫感相结合,演员能够强化艺术形象的性格特征、角色特点;再结合一系列程式化的形体表演动作对艺术形象进行刻画,演员能够使艺术形象更加完善和丰满。通过将有特色的地方方言与舞蹈动作相结合,将艺术形象进行本土化加工,使艺术作品的呈现更接地气,更符合中国观众的审美要

求,这也是川剧身段程式作为传统文化符号能够不断被传承和发展的原因所在。川剧身段程式为音乐剧本土化发展构建了跨文化融合的美学范式,该程式通过方言系统与戏曲身段的双重符号介入,在解构音乐剧叙事逻辑的同时,为音乐剧植入了东方表演美学基因,形成了具有文化辨识度的创作路径。川剧身段程式通过虚实相生的肢体语汇构建的戏剧张力,既制造了跨文化叙事的审美距离,又通过文化符号共振实现了观众的心理代入,最终在符合中国观众审美范式的基础上完成了艺术主题的深度传达。这种表演体系的嫁接,不仅拓展了音乐剧的多元发展维度,更通过文化基因的创造性转化,使传统戏曲美学成为现代音乐剧艺术创作的活态资源。

(二) 音乐剧舞蹈的适配性需求

音乐剧的舞台表达恰恰需要舞蹈动作对艺术形象的加持,而川剧身段程式的一系列程式化形体表演动作,对音乐剧的故事演绎具有极高的适配性,同时,艺术形象的舞蹈动作设计能够直接推动音乐剧的剧情发展。川剧身段程式的舞蹈语言通过符号化动作体系构建了独特的艺术形象表达范式,其程式化肢体语汇与戏曲美学基因的创造性转化,既为音乐剧角色塑造注入了鲜明的东方文化标识,又通过表演逻辑的跨媒介嫁接实现了传统戏曲美学与现代舞台叙事的深度互文。这种具有文化辨识度的表演范式,不仅强化了音乐剧形象的视觉记忆点,更通过文化符号的多维叠加,拓展了艺术表达的审美维度,最终在实现传统程式现代表达的同时,使戏剧魅力得到最大程度的呈现。

在音乐剧《金沙》中,艺术形象“沙”的舞蹈语言构建了动态意象的张力结构,演员通过符号化肢体语言实现了情感波澜的符号化转译。其程式化动作体系以戏曲身段美学为内核,将爱的觉醒与追寻的戏剧冲突转化为多维肢体叙事,既通过关节运动的力度控制凸显了角色性格的执着特质,又借助空间位移的节奏变化完成了情感递进的视觉转码。这种跨媒介叙事美学,不仅实现

了人物形象的立体化建构，更通过身体记忆的唤醒机制，在观众意识层面形成文化符号的共振效应，最终使传统戏曲程式在现代音乐剧语境中完成了从表演技术到审美价值的升维表达。

音乐剧叙事性的需求决定了其对川剧身段程式的需求，两者在不断磨合与融合中提升了彼此的适配性。除了身段程式化动作需求外，音乐剧与川剧身段程式在节奏上也实现了适配：川剧的板眼节奏明显，音乐剧的歌剧化风格突出，两者均凸显了各自的节奏特点；而在解构与重组的过程中，两者实现了节奏上的融合，找到了两者节奏适配性的契合点，使音乐剧中的歌剧风格有了本土化气息，运用川剧身段程式进行了节奏转译，形成了更符合中国观众的艺术风格。“在川剧的五大声腔体系中，高腔居于核心地位。其‘帮、打、唱’三位一体的表演形式，将戏剧与音乐的融合推向了新的艺术高度。”^[3]川剧身段程式在音乐剧创作中的动态适配机制，构建了传统戏曲美学与现代舞台艺术的跨媒介叙事范式。其舞蹈语言通过解构重组实现了程式化动作体系的符号化转译，保持了戏曲身段基因，完成了叙事逻辑的当代转化。音乐节奏层面的民族性与现代性融合则形成了独特的听觉编码系统，这种双重维度的创造性转化不仅推动了传统身段程式的活态传承，更通过文化基因的现代表达为音乐剧注入了东方美学内核。这种在动态适配中实现的双向赋能，既拓展了戏曲表演体系的现代性发展空间，又为音乐剧的艺术表达提供了具有文化辨识度的创作路径，最终在传统与现代的互文对话中完成了艺术价值的升维建构。

川剧身段程式与音乐剧的跨媒介适配机制具有动态演进的特征，其内在矛盾通过符号系统的解构重组实现了创造性转化。在程式化动作体系与现代舞台叙事的碰撞中，传统戏曲的手眼身法步规范与音乐剧的肢体流动性形成了张力结构，并通过慢动作与快节奏的有机融合实现了节奏系统的双向调适。这种动态适配不仅体现在三转腰与爵士舞步的编排创新中，更通过简化程式动作、

植入现代舞动态韵律等方式形成了快慢交替的视觉张力，既维系了戏曲身段的美学基因，又构建了符合当代审美的舞台语法。这种在矛盾博弈中实现的符号转译，本质上是舞蹈艺术文化包容性与自我更新能力的具象化呈现，为传统戏曲程式在当代舞台艺术中的活态传承开辟了新的空间。由此可见，艺术跨界从本质上看并不是新鲜事物，从中国传统艺术中我们可以看到艺术跨界与融合完全是一种自然常态^[4]。

二、川剧身段程式在《金沙》《青城》编创中的转化应用

（一）解构与重组

川剧身段程式的程式化动作在音乐剧《金沙》《青城》中进行了解构与重组，体现为符合艺术形象特点的一系列舞蹈动作。在这两部音乐剧中，演员将音乐剧的戏剧表达进行了深入刻画，凸显了音乐剧艺术作品的风格特征。在当前的艺术发展思想潮流下，川剧身段程式通过解构与重组的方式，在音乐剧中拥有了一席之地。

舞蹈语言的直观表达结果就是将视觉刺激呈现给观众，视觉空间与舞台空间的逻辑构造会影响音乐剧艺术形象塑造的张力效果^[5]。在音乐剧《金沙》中，表演者巧妙地运用了川剧身段程式的变脸技巧，对艺术形象的内在心理、情绪表达进行了细致的刻画；变脸由川剧身段程式的绝技展示，通过解构与重组转化为现代音乐剧艺术形象“沙”的记忆觉醒的象征。艺术形象“金”在“神树祭祀”独舞中，身着青衣水袖，得知古蜀覆灭而“沙”也即将离去时，通过水袖轻扬、小碎步缓行、大跨步、刀马旦式翻身、翎子功急甩、急蹉步等身段展示，将少女从失去故土时的温婉忧伤，递进到神性觉醒，再到决心担当使命的情绪展现得淋漓尽致。同时，将“金”从“人”到“神”身份转换、内心挣扎的复杂性进行了可视化表达，突破了旦角传统单一的情绪表达特点。伴随川剧的“帮、打、唱”，“沙”在抵御外敌入侵

时从文生云手、缓步登台,到武生起霸、趟马、飞脚及旋子,再到被覆灭时的身段瘫软强撑,眼神由愤怒转向绝望,双手颤抖抓向空中。演员通过这一系列节奏反差的程式动作、形态崩塌等,凸显了戏剧悲剧感的冲击力。

在音乐剧《青城》中,川剧的身段程式也得到了充分应用,呈现了良好的艺术效果。在青城山玉仙与慕容第一次相见互生情愫的场景中,玉仙身着素衣,手持浮尘,眉眼含羞,小碎步绕场,轻抬手臂,含胸拧腰,轻甩浮尘,将少女的娇羞充分展现。而在玉仙与慕容靠近互动时,玉仙采用小碎步急退、浮尘半遮面的动作,将其心动、羞涩、回避刻画得细腻而形象。玉仙与慕容在青城山门诀别时,玉仙的青衣水袖缓慢轻缠手臂、轻抛慕容又急速收回,蹉步缓行、身体微颤,含泪凝视,充分表现了玉仙情爱难舍的情感挣扎。慕容以缓慢的小生褶子功,配合冷台步、云手半开,含胸隐忍,转身缓行,将道义战胜爱情的撕心裂肺以内敛的身段程式进行了表达,使情感冲击更为深沉和绵长。

音乐剧《金沙》《青城》具有相同的巴蜀文化根源,二者虽分别源自古蜀神巫文明与巴蜀道教文化,但均以川剧身段为载体,以“四功五法”身段程式为手段,将巴蜀文化中的雄浑、外放与内敛、守正的双重美学进行了差异化的舞台转译。可以说,川剧身段程式不仅极大程度上丰富了音乐剧的现代编创表达维度,而且使音乐剧的角色更加立体、主题更加深刻。

(二) 技术融合

当前,以动作捕捉、数字建模及虚拟舞台为主的数字化技术在戏曲与音乐剧作品中早已形成了体系化的应用范式,在音乐剧《金沙》与《青城》中,创作者也将现代3D建模与虚拟场景进行了技术融合应用。动作捕捉中的光学动捕通过对云手、圆场、水袖等程式的关节轨迹、动作速度及力度参数进行捕捉,为演员校正动作、提高彩排质量提供了数据支持与技术保障。在音乐剧的段落中,不同场次表达的情节主题不同,在戏剧

节奏上具有整体的分布编排,每一场次都有其独特的背景烘托。在角色的高精度建模中,现代3D建模与虚拟场景的技术融合应用,能够深度还原角色的服装、脸谱纹样、头饰等细节;在角色的身段参数化建模中,可以将身段拆解为“骨骼—肌肉—运动轨迹”的参数集,将川剧身段程式中的踢慧眼、耍翎子等转化为可编辑的数字模型,辅助演员对音乐剧情节进行充分表达。同时,川剧身段程式中如云步等虚拟动作,通过与现代舞的空间调度充分结合,将音乐剧《金沙》中古与今的场景进行了无缝切换,快速营造了戏剧舞台氛围,烘托出戏剧故事情节的节奏感与冲突感,加深了观众对戏剧情节的理解和舞台效果的审美感受。

音乐剧《金沙》运用了大量的3D建模和虚拟场景技术,将古代与现代场景特征进行技术加工,营造了适宜的戏剧叙事氛围,制造了更加直观的视觉冲击,刺激了观众的视觉感官。这些场景以外在的舞台艺术氛围对其戏剧情节、艺术形象的身份与技能等特点进行了烘托,将戏剧情节推向了高潮。当前,川剧身段基因库多模态数字资产体系建设也在快速推进中,多源数据采集、标准化数据标注、数据存储与管理、智能分析与解构及场景化应用,对川剧身段程式的艺术复刻具有重要的作用。如重庆市拟成立戏曲人工智能创新中心,通过研发川剧身段AI教学系统,对学员的舞蹈动作进行采集,经过AI对比标准数据后形成偏差报告。在音乐剧《白蛇传》中,青年演员通过AI教学系统将动作准确率提升了35%,同时将水袖功学习周期缩短了40%。VR川剧《火焰山》,通过身段的沉浸式活化,实现了观众通过VR设备与虚拟演员进行互动,有效促进了传统身段的沉浸式传播。音乐剧《金沙》《青城》通过运用川剧身段基因库元素,让川剧身段与音乐剧的跨界融合在数字时代实现了永久保存、活态传承等多重价值。

(三) 符号转译

音乐剧《青城》取材于我国传统的道教文化,

戏剧故事情节具有浓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色彩，在音乐剧情节表达中充分融入了川剧身段程式的程式化动作，对传统的川剧身段程式动作进行了符号转译。如在川剧身段程式中，将吐火技巧进行了符号转译，将其转化为更具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色的“法力觉醒”的视觉符号，再结合现代投影技术的加持，使艺术形象的东方神秘特征得到了进一步强化。这一应用使川剧身段程式中的程式化动作吐火在音乐剧中得到了新的生命诠释。这不仅延续了川剧身段程式的生命，更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符号赋予了新时代的生命活力，也为音乐剧的发展融入更多川剧身段程式的文化符号提供了可能。

在不同的音乐剧主题中，川剧身段程式的符号转译为不同意义的文化符号。川剧身段程式中的开门等虚拟动作，在音乐剧《金沙》中被表现为打开穿越古今的大门。川剧身段程式中的整冠动作，在传统川剧解读中表示艺术形象双手检查官帽、整理仪容，凸显艺术形象身份尊贵注重仪表，而在音乐剧《青城》中，其被表现为艺术形象情感爆发的前兆：艺术形象在整冠动作之后，紧接着双脚交叉，左右旋转，表达了艺术形象内心的挣扎；随后，艺术形象由白脸变红脸，充分刻画了艺术形象由隐忍到激昂的情绪递进。

（四）方言与动作协同

方言与动作协同能够凸显艺术形象特征。音乐剧《青城》采用四川方言的俚语节奏对艺术形象的舞蹈动作进行了设计，同时运用川剧身段程式中的矮子功，以低蹲姿态将艺术形象内在情绪的隐忍和草根侠客的形象进行了演绎。四川方言的俚语本身就带有巴蜀地区特有的语言风格，艺术形象即使不设计任何动作，仅凭借四川方言的表达，就能够将观众带入巴蜀地区的风土人情中，使观众对艺术形象的基础特点进行初步认知。演员再结合剧情所要塑造的人物风格，对艺术形象的舞蹈动作加以个性化设计，能够使音乐剧艺术风格更具巴蜀地区特有的风情和幽默。

语言是打开观众听觉的钥匙，是帮助观众了

解艺术形象性格特点的捷径。音乐剧《青城》运用四川方言直接开启了观众对巴蜀地区文化的认知，既能丰富观众对巴蜀地区文化的知识储备，又能加深观众对巴蜀地区人民性格特点的直观感受。同时，演员配以符合巴蜀地区人民生活特点的舞蹈动作，如散漫地遛街、拖拉的步伐等，能充分地展现巴蜀地区人民的生活状态，这对音乐剧戏剧情节的表达具有重要的辅助作用。

三、川剧身段程式美学在《金沙》《青城》编创中的内在把控

（一）川剧身段程式美学在原真性与现代性之间的平衡

戏曲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继承的是中国传统戏曲艺术的深厚历史文脉，开拓的是新时代戏曲生生不息的活力与创造力。守正创新的前提是敬畏传统，戏曲艺术形式不能盲目改革。在音乐剧的编创中，创作者对川剧身段程式的运用要以尊重程式美学为原则，要在了解川剧身段程式内容与艺术文化地位的基础上，进行音乐剧舞蹈编创的转化。因此，在音乐剧与川剧身段程式的结合转化上，创作者对艺术形象的舞蹈动作设计既要考量川剧身段程式的原真性，又要在现代音乐剧中挖掘程式化动作的现代性，把握程式化动作与现代音乐剧的融合度，以此保证两者的融合既不失去川剧身段程式化动作的美感，又能够在音乐剧中展现这种美、发展这种美。

在音乐剧《金沙》中，艺术形象“沙”打开了穿越古今的大门，虽然是程式化的开门动作，但是既保留了川剧身段程式要求的动作规范，又融合了现代穿越的科技加持，还将艺术形象细微的舞蹈动作表达拿捏到位。这种动作设计既不夸大开门的动作，又不失去现代化的风格，还强化了艺术形象开门前与开门后的情绪反差，制造了戏剧情节的递进，准确把控了音乐剧的整体节奏。

在音乐剧《青城》中，川剧身段程式美学很难把控原真性与现代性之间的平衡。音乐剧《青

城》在题材上具有鲜明的道家文化特点,其飘逸、神秘、洒脱的侠客风骨等人物形象特点如果过多地融入现代化舞蹈动作,就会给艺术形象塑造效果带来风险。从音乐剧《青城》的呈现效果看,创作者没有过度改编川剧美学的程式化动作,而是在程式化动作的原真性基础上,加入了适量的现代化动作表现。如变脸在音乐剧《青城》中,演员以点到为止的变脸表达,将艺术形象的内在心理活动进行了呈现,既不脱离现实,又不过分夸张,避免了变脸美学内核的被动消解。因此,只有准确把握川剧身段程式美学在原真性与现代性之间的平衡,才能够展现川剧身段程式的韵味。同时,在进行现代化舞蹈编创转化后,要使其核心不变、味道不偏。应将川剧传统文化艺术进行现代化转化,随后再传播推广,进而获得更多观众情感与认知上的共鸣。

(二)“符号简化”或“情景化叙事”弥合川剧程式的陌生感

音乐剧观众对音乐剧与川剧的身段程式存在美学接受度的差异。要想打破川剧身段程式在音乐剧中的应用壁垒,就要通过“符号简化”或“情景化叙事”的方式突破音乐剧观众的审美防线,打开音乐剧观众对川剧身段程式的认知之门。川剧身段程式具有深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底蕴,与音乐剧的现代性和时代特点具有明显的差异。因此,只有将川剧身段程式符号深厚的文化底蕴进行简化,并将音乐剧戏剧情节编创向情景化叙事方向转化,才能够逐渐淡化和消解观众对川剧程式的陌生感。如在川剧身段程式中,演员一般是依赖传统变脸道具的配合实现艺术形象的“变脸”;而在音乐剧中,演员则是通过艺术形象自身的面部表情表达艺术形象的情感状态。在音乐剧中,演员虽然对变脸程式化符号进行了简化,但是在抒发和表达艺术形象情绪效果上,并未降低要求。

在音乐剧中融入川剧身段程式,对丰富音乐剧审美体验具有重要作用,如多样化艺术表现形式的融合更有利于演员表达艺术作品的主题。在

音乐剧《金沙》《青城》中,川剧身段程式的应用,对喜爱音乐剧的观众群体来说,是一种新的艺术体验,在情感上能够更容易接受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色的本土音乐剧;在戏剧情节推进、艺术形象情感表达、主题思想渲染等方面,更容易引发观众的审美共鸣。“新瓶装旧酒”,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扬^[6],如音乐剧《青城》中矮子功的应用,使艺术形象塑造更丰满,情感表达更贴切,让观众既能体验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艺术符号的历史底蕴,又能获得视觉和听觉方面新的审美体验,这是对川剧身段程式的活态传承,也是东方美学在当代文化艺术舞台中的现实转译。

四、结语

川剧身段程式在音乐剧《金沙》《青城》中的实际应用,实现了川剧身段程式的技术移植,推动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东方美学在当代文化艺术舞台上的传承与发展。川剧身段程式在音乐剧中的应用,不仅为其传承与发展提供了更多实践途径,更为音乐剧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本土化发展提供了程式与叙事双轨并行的艺术编创范式,为当代音乐剧的民族化发展提供了更多的可能。同时,在人工智能被广泛应用的年代,我们还要结合数字化工具对川剧身段程式化动作的广泛应用进行赋能,并利用程式化动作捕捉技术建设川剧身段基因库,为音乐剧与川剧身段程式的融合提供更多可拆卸的动作模块。川剧身段程式在音乐剧舞蹈编创中的转化,是艺术文化发展的必经之路,也是舞蹈艺术文化现代化发展的必然选择和必然结果。

参考文献:

- [1]曾帧.川剧舞蹈身段程式与现代审美要求浅论[J].四川戏剧,2012(4):130-131.
- [2]谢波,唐勇.现代审美语境下川剧伴奏乐器创新性发展研究[J].四川省干部函授学院学报,2025(4):97-101.
- [3]吴涵.新媒体时代川剧的传承困境与振兴策略

研究[J]. 戏剧之家, 2025(21):41-43.

[4]侯李游美. 媒介融合视域下川剧的跨界、破圈与传播[J]. 戏剧文学, 2023(5):4-10.

[5]陈煜. 舞蹈语言在音乐剧艺术形象塑造上的

“情感编程”[J]. 乐府新声, 2025(3):156-161.

[6]阳忍锋. 融合视域下的川剧现代化趋势:以川剧现代戏《金子》为例[J]. 西昌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37(2):102-110.

The Fusion of *Chuanju* Body Style and Musical Dance: Taking "*Golden Sand*" and "*Qingcheng*" as Examples

CHEN Yu

Abstract: The *Chuanju* body segment program, as a living fossi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theatrical art, has constructed a performance system that blends technical and artistic elements, blending real-life authenticity with artistic authenticity. Dwarf Gongfu, Folded Gongfu, Water Sleeve Gongfu, Face Change, and other stylized action clusters in *Chuanju* embody the unique essence of Eastern aesthetics and stage narrative logic, complementing a comprehensive art form that urgently needs local language expression and cultural identity—musical theater. *Chuanju* body segment program is both the "grammar" of *Chuanju* performances and a carrier of the genes of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Its transformation in contemporary musical theater is not only a transfer of technology but also a translation of Eastern aesthetics into contemporary stage art. Take the musical "*Golden Sand*" and "*Qingcheng*" as typical cases, by analyzing the programming symbols, blending reality and illusion, and dialect with the narrative needs of musicals, this approach can promote the application of *Chuanju* programming and internal control over its aesthetic. The application of the *Chuanju* body segment program in musicals requires achieving a balance between aesthetic authenticity and modernity, and alleviating the unfamiliarity of the *Chuanju* program through symbolic or situational narratives. The *Chuanju* body segment program not only infuses traditional images with vibrant artistic symbols but also activates characters' inner charm and rich connotations through unique "Sichuan-style symbols." Applying programming and narrative systems widely to musical theater creation not only achieves a deep integration of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with diverse artistic elements but also opens up endless possibilities for the diversifie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usicals.

Keywords: *Chuanju* body segment program; musical; dance creation; image shaping; *Golden Sand*; *Qingcheng*